

俊友

〔法〕莫泊桑 著
李青崖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47.1352

MBS6

俊友

〔法〕莫泊桑著 李青崖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Guy de Maupassant

Bel—Ami

本书根据 Librairie Paul Ollendorff

Paris 版译出

俊 友

〔法〕莫泊桑 著

李 青 崖 译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01,000 印数：5,001—11,000

ISBN 7—5404—1093—0

I·878 定价：（平装）：9.00 元（精装）：12.00 元

上 卷

第一章

佐治·杜洛阿从女司账手里收回了那块百苏银元^①的找头，就起步对着饭馆子的门外走。

天生的身材和过惯了上士^②身份的姿态度使得他的神气成了很出众的；这时候，饭馆子里有好些耽误了吃晚饭时间还没有走开的顾客，杜洛阿挺着腰干儿，用一种熟练的军人的手势捏着嘴唇上的髭须，一面走着一面迅速地向他们扫视了一周，这种漂亮小伙子的眼风展布得像是一张撒开的鱼网。

女客们都对他抬起了头，那是三个玲珑小巧的手艺女工，一个头发蓬松打扮得很不经意、帽子向来满是尘土而衣裳向来是扭在身上的中年女音乐教师，和两个跟着丈夫常常来吃这种廉价客饭的小资产阶级的妇人。

踏上了人行道，杜洛阿站了一会儿没有动弹，心里盘算着自己要做的事。那一天是六月二十八日，而他口袋里只剩下三个金法郎和四十生丁^③来过本月最后两天的日子。这数目是两

① “苏”是法国通行铜币的名称，每枚值五个生丁亦即一个金法郎的二十分之一，故每一枚代表五个金法郎的银币通常称为“百苏银元”。

② 上士是尉级之下的一种军职名称，其阶级高于班长，任务亦较广泛，在法国是一种职业军人；凡已服满义务兵役而有相当文化程度且受过业务训练者方得受职；以人数众多，故彼等亦自成一种作风，多数有自命“文武双全”的气概，文学家每引为写作的对象，在社会上亦颇受人注目。

③ 法国当时的货币是金本位制，单位是金法郎，每个含百分之九十的黄金零点三二五公分，通用者有二十个的和十个的等金币，和五个的，两个的及一个的等银币；一个以下分作一百生丁，通用者为五生丁的铜币。此等硬币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均废止不用，遂为纸币法郎。

顿晚饭的价钱而不包括午饭，或者是两顿午饭而不包括晚饭，总而言之，他只好选择一种。他想到午饭是二十二个铜苏，晚饭是三十个，如果满意于只吃两顿午饭，那可以净剩二十四铜苏，也就是可以再吃两顿面包香肠的冷食再到城基大街^①上喝两大杯啤酒。喝啤酒正是他在夜间的大消耗和大娱乐；于是他起步顺着洛雷圣母堂街的下坡道儿走了。

他如同穿着轻装骑兵的军服的时候一般走着，挺起胸脯，双腿略略张开，俨然刚刚从马背上跳下来一样；他粗鲁地向那条满是行人的街上前进，为着自己在路线上不必闪开，他撞着旁人的肩膀，推着前面的人。他微微地把自己那顶颇为陈旧的丝光高帽^②偏在耳朵边，鞋跟橐橐地踏着铺在街面上的石块。由于健美军人身着便服的出众态度，他像是始终有所藐视，藐视行人，房屋，整个城市。

虽然身上穿的不过是六十金法郎一整套的衣裤，不过神气却仍旧是活现的。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略现火红的天然卷起的栗色头发从顶门中央向两侧平分，配着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唇上卷起的髭须和一双透着很小的瞳孔的浅蓝眼睛，他很像民间小说里的一个不安本分的家伙。

这正是巴黎市区里的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夏天晚上。市区热得像一个生了火的浴堂，仿佛在透不过气来的黑夜里冒汗。下水道从那些用花岗石砌成的口子里吐出它们的臭味儿，地下室

① 巴黎有一种名为 le boulevard 的街道，在两三百年以前都是城墙的基地，嗣后市区扩大拆去城墙，遂成今日的这种街道，路幅极宽，树木很茂，但路线不很直，因此译为“城基大街”，或简称大街。近一两百年以来，巴黎的城基大街都是最繁盛的街道。

② 丝光高帽在一般西洋国家都视为大礼帽，但巴黎摆架子的人则视为普通帽子，不必定要和大礼服相配。

里的厨房从气窗里对街上排出剩水残汤的秽气。

那些替房子看大门的人脱掉上衣，露出衬衣，骑着麦秸靠垫的椅子^①，在大门洞子里吸着菸斗，路过的人都光着脑袋，把帽子拿在手里，用一种没有劲儿的脚步走着。

佐治·杜洛阿走到城基大街的时候，他又站住了一回，心里没有决定自己要去做什么。他本想走到极乐公园大道^②和步洛业森林大道^③，去在树木下面找点儿凉风；但是一种欲望，那种属于爱情遭遇的欲望也教他烦恼起来。

这遭遇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实现呢？他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他已经等了三个月，每天每晚等着。有时候，仗着自己的健康脸色和殷勤手腕，他也曾东偷西摸地得到过一点点爱情，但是他始终望着更多的和更好的。

口袋是空的而血液是沸腾的，有时遇着那些在街角儿上闲荡的女人对他低声说起：“到我家里去罢，漂亮小伙子？”他身上简直像着了火似的，但是没有对付她们的钱，他不敢跟着她们走；后来他又等候其他的事情，其他的拥抱，比较不那么庸俗的。

然而他欢喜那些有妓女聚集的地方，她们的舞场，她们的咖啡馆，她们的街道；他欢喜用胳膊肘去碰她们，和她们谈天，

① 麦秸靠垫的椅子是一种平民式的椅子，形式是单靠椅，架子是木头的，靠背和垫子都是用麦秸连着架子编在一处的。麦秸当然易于破损，所以又有专门修补这种椅子的流动手工业者。

② 巴黎又有一种名为 l'avenue 的街道，在市区未扩大以前原是近郊及市区间的交通孔道，以后市区日见扩大，此等孔道遂逐渐包入市区，多数成为树木交荫的所谓高等住宅区，今译作“大道”，以示其与“大街”不同。

③ 步洛业森林在今巴黎西郊迤南之处，是一个不甚规则的矩形，东西最宽处约四公里，南北最长处约七公里，近世辟为公园，仍冠以旧名，或简称森林公园。是巴黎公园中之最大又最使人留恋的。

用“你”字称呼她们，嗅到她们那种剧烈的香味，觉得自己在她们近边。总而言之，那都是异性，爱情的异性。他绝不用好人家子弟的天生的藐视来藐视她们。

他向着玛德来因礼拜堂拐弯了，随着那种被气温压着的人流一块儿流着。那些客满的大咖啡馆把客座扩充到人行道上，把它们的顾客们陈列在门前的强烈射人的灯光下边。顾客们面前那些或圆或方的小桌子上，摆着许多酒杯，里面盛着红黄棕绿各种颜色不同的甜酒；而在那些专盛凉水的玻璃瓶子里，现在看得见肥大的透明冰柱正冰着瓶里的清水。

杜洛阿把脚步放慢下来，很指望喝点儿这样的东西给自己润一润嗓子。

一种发热的口渴，一种夏天夜晚的口渴使得他心烦，于是他想起了冷饮在嘴里流过的美妙感觉。不过只须他在夜晚喝两大杯啤酒，那么明天晚上那顿菲薄的冷食就不会有着落了，对于月杪的挨饿日子，他是很认识的。

他想着：“我应当忍到十点钟才到阿美利坚咖啡馆去喝我的大杯啤酒。见鬼！我真的嘴渴啊！”后来，他望着那一切坐着喝东西的人，那一切能够随心所欲给自己解渴的人。他在那些神气傲慢而快活的咖啡馆前面经过，对顾客们的脸色和衣服望了一眼，判断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应当是带着钱的。于是一阵暴怒侵入了他的心上，使得他对于那些安安稳稳坐着的人起了反感。他以为若是搜检他们的口袋，是会找得着金币银币和铜苏的。每人平均至少有两个鲁意^①，而馆子里足有一百人上下，那末一百倍两个鲁意就是四千金法郎了！他低声咕噜着：“脏猪！”一面装腔作势

① 鲁意是法国一种值二十个金法郎的金币名称。

摇摇摆摆地走过去。倘若他能够在一条影子乌黑的街角儿上抓住这样的一个人，毫无疑问地，他真会扭断这个人的脖子，正同他在大演习的日子里抓住乡下人的鸡鸭之类干过的一样。

他记起了他在非洲住过的那两年，自己在南部一些小据点上用过的那种威胁阿拉伯人的方法。想到某次的越轨动作，一阵残忍而得意的微笑在他嘴唇上露出来了：那一次断送了乌来阿拉恩部落的 three 个人的生命，而他和他的同伴们的收获一共是二十只鸡，两只绵羊和一些钱财，并且他们因此笑了六个月。

凶手们是从来没有被人破获的，由于阿拉伯人仿佛被人看做法国军人的天然牺牲品一般，所以旁人也不大追究了。

在巴黎，事情就两样了。挂着军刀，握着手枪去从从容容抢劫，是不能自由自在地远离着民事的法庭的。他在自己心上感到一个在占领区域受到纵容的上士的种种本能了。他当然留恋他在非洲度过的两年生活。从前没有继续留在那儿，何等可惜！但是在从前，他原来希望回来之后更好一些。而现在！……哈！对呀，真糟糕，现在！

他如同证明上颚的干燥情形似地，把舌头在口腔里嗒地动了一下。

成群的疲乏而行动迟缓的人在他四周流过去，他始终想着：“一大堆老粗，这些蠢材的坎肩里全有铜苏。”他用肩头撞着旁人，口里吹着种种快乐的曲子。好些被他撞着的先生们都回头来一面咕噜；好些女人们高声说：“这是一个畜牲！”

他在笑剧院前面经过，后来站在阿美利坚咖啡馆对面，心里正因为嘴渴得那么焦人而考虑是否暂时不去喝他的那一大杯啤酒。在没有决定之前，他望着街中间那座光明四照的时钟上的钟点。九点一刻。他心里明白：只要那杯装得满满的啤酒一

放在他跟前，他就会一口气灌下去。那么这样挨到十一点以前，他还有什么可干？

他走过去了，对自己说：“我走到玛德来因礼拜堂为止罢，以后再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刚好走到大歌剧戏院广场的拐角上，他看见身边岔过去一个胖胖的青年，他隐约记得曾经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那么一个脑袋。

于是他开始去追踪他，一面在记忆中间搜索，并且不断地低声说道：“我究竟在哪儿认识过这汉子？”

他尽力在心里搜索却始终想不起来；随后忽然由于记忆力上的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个同样的人在他眼里现得是没有那么胖和年纪轻一些的了，并且穿的是一身轻装骑兵的军服。他高声嚷道：“喂，管森林^①！”并且跨着大步走上去拍那个走着的人的肩膀。那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他，随后才说道：

“您找我干什么，先生？”

杜洛阿笑起来了，他说：

“你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佐治·杜洛阿，轻装骑兵第六团的。”

管森林伸出双手说道：

“哈！老朋友！你可好！”

“很好，你呢？”

“啊！我，不太好；您想象罢，我的肺部虚弱得像张湿了的

① 管森林是 Forestier 的义译，因为作者把这一个姓加在此人身上原是别有用意的。

纸一样；由于我曾经在部奇瓦勒害过一场支气管炎，一年中间我现在倒有六个月咳嗽，那正是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年，到现在是四年啦。”

“怪事！你的神气倒像是结实的。”

管森林挽着他这个老同伴的胳膊，向他谈起他的病史，向他谈起历次的诊断，医生们的意见和指导，以及他在职业上不能遵从医生们警告的困难。旁人吩咐他到法国南部去过冬；但是他能够吗？他已经娶了亲并且做了新闻记者，地位是优越的。

“我在《法兰西生活日报》主编政治新闻。我为《幸福》负责参议院消息，不时还给《行星》写文学通信。看罢，我的前程已经有着落啦。”

杜洛阿吃惊地望着他。他变动得很大，很成熟。现在他有了一种风度，一种身份，一种庄重而自信的人的装束，一个吃得考究的人的肚子。从前，他是瘦的，苗条的和矫捷的，性情浮器轻率，做事素来没有恒心。而巴黎在三年之间，把他完全改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胖了并且严肃了，鬓角上却有几根白头发了，尽管年纪还不到二十七岁。

管森林问：

“你往哪儿去？”

杜洛阿回答：

“并没有一定的地方，我在回家之前先兜一个圈子。”

“既然如此，你可愿意陪着我到‘法兰西生活’去一趟，我应当到那里看几张校样；以后，我们同去喝一大杯^①。”

^① 大杯是一种专盛啤酒的杯子，其容量是四分之一公升，而法国人一般都是喝浅黄啤酒的，于是“大杯”这名词就成了“四分之一公升浅黄啤酒”的代名词。

“我跟着你走。”

后来他们亲热地挽着胳膊一块儿向前走，这种易于感到的亲热态度是永远存在于学校同学们之间和军队里同伴们之间的。

“你在巴黎做什么事？”管森林问。

杜洛阿耸着肩膀说：

“我简直快饿死啦。从前，我的服务年限一满，我就想到这儿来……来发点儿财，或者不如说是到巴黎来过活；到现在，我在北方铁路局做了半年的科员，每年的薪水是一千五百金法郎，一个也不多。”

管森林低声慢慢地说：“糟糕，那是不够肥的。”

“我相信你的话。不过你教我自己怎么办呢？我是孤单的，不认识谁，不能拜托谁。所以并不是我没有决心，而是没有方法。”

他的同伴用一个审度事理的老江湖态度对他从头看到脚，随后用一种稳定的态度说：

“你可看见，小兄弟，什么都靠着态度稳定，在这儿。一个稍许聪明一点的人要变成阁员素来是比变成科长容易些的。不过应当自己努力而不是求旁人。你当初怎样不找一个比北方铁路局科员好一些的位置？”

杜洛阿接着说：

“我什么地方都找过，我没有一点新的发现。但是我目前还有点希望，有人介绍我到贝勒林马术学校去做马术教师。在那儿，我少也可以赚三四千金法郎。”

管森林干脆止住了他：

“不要做那个，那是发糊涂，即令你在应当可以赚到一万金

法郎的时候，因为那样做，你便一下永远封锁了你的前程。在你的科里，至少你是隐藏的，谁也不认识你，你可以从中找得出出路，所以倘若你有力量，还可以找得出前程。但是一做马术师，那就完了。那正像你到一家整个巴黎都去吃饭的饭馆子里做堂倌头儿一样。到了你给高等人物或者他们的儿子们教授马术的时候，他们在习惯上一定不能把你看做和他们平等的人。”

他不做声了，思索了好几秒钟又问：

“你可曾通过高中毕业的会考？”

“没有，我经过两次会考都没有通过。”

“那毫不关事，既然你已经读完了高中的科目。倘若有人和你谈到西塞禄^① 或者梯倍尔^②，你约略知道那是什么罢？”

“是的，约略知道。”

“成，谁也不知道更多一些，除了二十来个傻瓜还在其中埋头以外。那是不难于冒充精通的，还用多说；重要的事就是不要教人当场捉住了自己的学识不够。你可以想法子研究，可以避免困难，可以转移障碍，并且可以仗着一本字典把难题诘问旁人。世上的人都笨得像鹅又无知得像驴子一样。”

他用认识人生而冷静的好汉姿态谈着，在微笑中望着人群走过去。但是他忽然开始咳嗽了，并且停住脚步去抑制突发的咳嗽病，随后他用失望的音调说：

“治不好这种支气管炎，难道不教人心焦？我们现在正是热天。噢！冬天我定要到芒东去医。活该，说句真心话，健康先于一切。”

① 西塞禄（Cicéron）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最大演说家。

② 梯倍尔（Tibère）是一世纪初的罗马帝国第二世皇帝。

他们走到渔婆大街上的一张玻璃门跟前了，门里糊着一份两面展开的报。有三个人正站着看它。

《法兰西生活日报》的招牌像一种号召似地显在玻璃门的顶上，那是用煤气火焰排成的。路过的人匆匆走到这几个辉煌大字射出来的光明里，都像忽然到了日光下面一般成了清清楚楚看得见的，随后他们立刻又投到了黑影里面。

管森林推开了那张门说道：

“你进来罢。”

杜洛阿进了门，走上了一道从街上望得见的奢华而保持得不很清洁的扶梯，走到了一间穿堂里，穿堂的两个服务生正向他的同伴行礼，随后他在一间招待室样的厅子里站住了——这厅子是灰尘满目的和破旧的，张着几幅尿绿色的假丝绒帷子，四处满是痕迹和损伤，如同被许多小老鼠啃过一样。

“你坐罢，”管森林说，“五分钟后我就回来。”

他从这地方的三个出口中的一个出去了。

一阵古怪的，特别的，形容不出的气味，编辑室的气味在这地方浮着。杜洛阿静候着，略略有点胆怯，尤其有点诧异。不时有些人在他跟前跑着走过，他们从某一个门口进来又从另一个门口出去，快得使他来不及注目。

有时候是些年轻的人，很年轻的人，神气显得匆忙，手里拿着一张在他们行走之间迎风翻动的纸；有时候是些排字工友，他们的白布罩衣虽然有好些油墨的痕迹，但是使人看得见他们的衬衣领子是洁白的，以及他们的呢裤是和大众一样的；他们小心谨慎地捏着好些印了字的纸条儿，好些刚刚印好的通体润湿的底样。偶尔一个矮矮的先生走进来，他穿着得过于耀眼地时髦，腰身裹在过于紧束的方襟大礼服里，双腿套在过于贴合

的裤脚管里，双脚塞在过于尖的浅帮漆皮鞋里，那是交际社会的访员来送有关晚会的种种消息。

另外又来了好些人，庄重老成，戴着平边高帽子，仿佛这一型的帽子可以现出他们和其余的人不同。

管森林挽着一个瘦瘦的高个子出来了；这个人大概有三十到四十的年纪，身上穿着黑的燕尾服，系的白领结，头发是很深的棕黄色的，两撇髭须都卷成尖角，神气是傲慢的和自满的。

管森林向他说：

“再会，亲爱的老师。”

那一个握着他的手：

“再会，亲爱的。”

后来他把手杖夹在胳膊下边，口里吹着曲子下楼去了。

杜洛阿问：

“这是谁？”

“这是雅革·黎瓦勒，你可知道，名记者，决斗专家。他刚刚校对自己的校样。伽兰，孟兑勒同着他三个在巴黎仅有的聪明而且熟悉时事的一等撰稿人。他在这儿每年赚三万金法郎，而每周只写两篇稿子。”

后来，他们正走出去的时候，碰见了一个长头发的矮个儿，胖胖的，外貌不很清洁，他从扶梯走上来一面喘着气。

管森林很谦恭地鞠躬。后来他向杜洛阿说：

“那是诺倍尔·伐仑，诗人，《死太阳集》的作者，又是一个身价很高的人。他给我们写的短篇小说，每篇要三百金法郎的稿费，而顶长的不到两百行。我们现在到那波里丹馆去罢，我渐渐渴得要命啦。”

他们一坐到那个咖啡馆的桌子跟前，管森林就喊着：“两大

杯。”后来他一口气就把他的喝得干干净净，杜洛阿呢，小口小口地喝着啤酒，玩味着，欣赏着，看做是一种珍贵罕见的东西。

他的同伴是沉默的，仿佛正在考虑，随后忽然问：

“为什么你不试一试新闻事业？”

另一个惊讶地望着他，随后才说：

“不过……正因为……我从没有写过一点什么。”

“那算什么！你可以试着做，你可以开始做。我呢，我将来能够派你去找消息，去到各处试探和访问。开始，你可以赚两百五十金法郎外加马车费用。你可愿意我和报馆总经理去谈这件事？”

“我当然真的很愿意。”

“那么，你还得先做一件事：明天到我家吃晚饭；我只邀了五六个人，报馆总经理洼勒兑尔先生两夫妇，你刚才看见了的雅革·黎瓦勒和诺倍尔·伐仑，此外还有我内人的一个女朋友。可明白？”

杜洛阿迟疑起来，面上发红，仿佛为难似的，最后才低声慢慢地说：

“那由于……我没有合式的服装。”

管森林发呆了：

“你没有燕尾服？讨厌啊！那倒是一件不可少的东西。在巴黎，你可看见，与其没有燕尾服穿宁可没有床睡觉。”

随后他忽然在自己的坎肩口袋搜索，摸出一撮金币，从当中取出两个鲁意放在老同伴跟前，用一种恳挚亲密的音调说：

“你将来能够还我的时候再还我。现在你去租一套不可缺少的衣裳，或者用按月付款的办法去买一套；好好地自己去安排，明天七点半到我家里吃晚饭，地址是泉水街十七号。”